

花叶 死亡之目

枯草の根

日

陈舜臣

著

程亮译

かれくさのね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花叶死亡之日

程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叶死亡之日/(日)陈舜臣著;程亮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155-0019-5

I. ①花… II. ①陈… ②程…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2720号

Copyright © 1997 by CHIN SHUN SHI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花叶死亡之日

作 者 陈舜臣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策划编辑 安 九
开 本 620毫米×889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019-5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 录

- 一 序章 十二月一日 1
- 二 “桃源亭”之主 14
- 三 远方来客 20
- 四 诊病 27
- 五 观光 36
- 六 爱打扮的男人 42
- 七 陶家的星期日 46
- 八 深夜造访 50
- 九 噩耗 58
- 十 临时记者俱乐部 62
- 十一 管理员的讲述 70
- 十二 迁 77
- 十三 治丧委员会 84
- 十四 “鸥庄”五号房间 90

十五 汇报	99
十六 信封	107
十七 葬礼通知	117
十八 悬谈	123
十九 乡村祭礼	131
二十 忙碌的一天	134
二十一 五号房间波澜再起	139
二十二 棋战	147
二十三 烧烤店和旅馆	153
二十四 电话	158
二十五 东瀛游记	164
二十六 吉田庄造的解释	172
二十七 访客	182
二十八 口信	191
二十九 是夜	200
三十 翌晨	204
三十一 辻村现身	209
三十二 自白书	214
三十三 自白书 续	230
三十四 评定	239
三十五 尾声 十二月三十日	247

一 序章 十二月一日

路旁小巷里突然蹿出一个小孩，刷地从车前飞奔而过，险些被撞个正着。现场立时响起刺耳的刹车声，司机随即破口大骂。

马克·顾察觉到妻子正死死地抓住自己的上臂，手指甲几已掐进肉中。

“别怕。”他一边用手温柔地抚摸妻子纤细的手指，一边说道，“乔玉，松手吧，没事了。”

妻子乔玉缓缓将手松开。此时计程车窗外的东京街道，正渐渐被暮色笼罩。

“拜托你开车小心点儿啊！”马克·顾探身对司机说道。但司机不懂英语，只是摇了摇头，身为第二代华裔的美国公民马克·顾也只能无奈地坐回原处。

乔玉紧挨丈夫而坐，马克·顾感到她的身体仍显僵硬，心里不禁生出一种保护者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他几乎从未体会过的。乔玉平时格外强势，又固执异常，虽然爱护妻子是丈夫的特权，他却一直鲜有机会行使。这是他深埋心底的一大憾事，谁料眼下竟遇上如此大好机会。

他悄悄将手搭上妻子肩头，口中说道：“那小孩没事。这种事在东

京只是家常便饭，来之前你不是早就向我打听得一清二楚了吗？”

乔玉身子轻晃，将丈夫的手从肩上抖开，随即说道：“家常便饭？你的意思是说，我伯父在这里遭遇车祸也是家常便饭喽？”

马克看到妻子脸上那熟悉的挑衅神情，明白他的美梦已宣告破灭。

“我不是那个意思。乔玉啊，你太紧张了。可能你刚从寺里回来，情绪还很激动。我只是看你似乎有些害怕才……”

“我一点儿都不怕！”

当计程车停在旅馆前时，乔玉以不容分说的口吻说了句：“你少管闲事！”

听闻此言，连马克也大感心头火起。一时间，二人双双陷入沉默。

乔玉一发脾气便令人吃不消，相反心情转变得也很快。这或许便是典型的喜怒无常。到了晚饭时，她已经浑若无事，甚至二人还在饭后并肩坐在沙发里，彼此脸贴着脸，一同翻阅观光指南。

对丈夫乔玉不得不心怀感激。二人刚于昨晚抵达羽田机场，今日一大早便乘坐那辆惊心动魄的计程车东奔西走。先是去拜访伯父生前的熟人，以及伯父住所和工作大楼内的各个邻居，打听伯父晚年的境况，又前往寄放骨灰的寺庙进行参拜——全都是为了乔玉的事。如此一路马不停蹄，丈夫一直陪在她身边，直至所有事情结束，始终毫无怨言。

“马克，很累吧？”

“这算什么？”马克微微耸起强壮的肩膀说道，“现在更重要的是制订一个观光计划。我们足足有三周的时间，可以好好打算一下。”

马克·顾今年三十二岁，是一位肤色略黑、体格健壮的青年。他和留学生李乔玉成婚于两年前，尚无儿女。目前，他正以环宇企业驻外

员工的身份前往香港赴任，顺便打算在途来日本休整一番。

“京都两天够吗？”

“两天啊？够是够了，但要是到时觉得喜欢，何不多玩几天？反正计划又不用那么死板，只要缩减一下其他地方的时间，就来得及。”

“在大阪我还有个大学时的朋友，叫驹沢，先给他寄张明信片去吧……嗯，那家伙的住址是……”马克拿出记事本翻看起来。

“我也有事要去神户。”说着，乔玉欢快的表情中现出了一丝愁容。



银座。四面八方的霓虹灯开始接连点亮。白沢绢子瞥了一眼手表，自言自语道：“不用着急。”

已经没必要着急了，因为她已大致查明田村良作的去向。

然而她仍未放缓脚步，虽然她很清楚，这样匆匆忙忙地在银座街上行走根本无济于事。离“银河号”发车还有大把时间，万事已俱备，行李箱早就寄存到车站。此时此刻，她需要做的仅仅是找个地方慢慢地吃顿晚饭。

白沢绢子已年过三十，早不再是追在男人屁股后面的小姑娘了，如今却疯狂般地在夜晚的银座行色匆匆，的确算是仪态尽失。念及此处，她数次意欲放缓脚步，可不过片刻，却又再次变得步履匆匆。

田村已经失踪了一个多月。据说，他向公寓的阿姨声称要去北海道，一并结清了房租。那么怕冷的田村竟说要去北海道，真是连撒谎都撒得如此拙劣。

白沢绢子向田村的朋友打听过去，所有人均表示毫不知情。纵然知情，只怕也已被叮嘱不得透露。幸而她偶然得知，新搬来她所住公

寓的一个酒吧女招待认识田村。那女人叫奈美子,好像在田村常去的酒吧工作。

“你认识那人?他以前常来我们店里喝酒,大约一个月前去了神户,说那边有份工作很适合他的个性……”奈美子如此说道。

听着奈美子的讲述,绢子脑海里再现了田村本人的声音。当时,他定是在酒吧一边痛饮啤酒,一边高谈阔论,并用沾满了啤酒沫的嘴唇如此说道——

……循规蹈矩的工作并不适合我,这几年实在太无聊了。老实说,失业后我反倒松了口气。仔细想想,还是那种能够自由发挥才能的工作适合我。以前的工作不仅在时间上受到束缚,还要写那些一成不变的文件,简直太乏味了。到了神户,叔父那儿的工作肯定会十分有趣。嗯,当然一开始肯定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叔父会以为他这个混不下去的侄子是来吃闲饭的。不过,渐渐地他就会发现我的真正价值了。至于叔父在做什么,我也能大概猜到,总之一定适合我。原来的工作早已令我全身僵硬,能够暂时缓解一下,何乐而不为呢?虽说我对东京并非毫无留恋,但迟早总要离开的……

说到这里,田村想必会得意地吹起口哨,继续说道——

……我有一个女人,她太干涉我的生活了。我决定,去神户后不再找三十岁的女人,她们实在是太缠人了……

想到这里,绢子不禁紧咬嘴唇。她与田村在四个月前结束了同居生活,二人一刀两断——至少她是如此希望的,已经无可留恋。只不过,田村向她借走的五十万日元¹至今仍未归还。

她是在讨回欠款,而不是像痴迷的天真少女那样在男人身后追。

1 以现在的汇率折算,1日元约合0.08元人民币。

话虽如此，对方毕竟远在天边，如此盲目地赶路，岂不显得可笑？她在人行道上停下脚步，这大概已是她第三次——不，第五次驻足了。

她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手提包的金属扣，五十万的借据正躺在包里。



神户。山手大街上的S酒店。下午四点半。

南洋²著名的实业家席有仁此时正独自坐在宽敞的房间里。五兴公司的社长李源良将他从码头带到这里后，小坐片刻便离开了。他之所以早早告辞，想必是考虑到对方舟车劳顿。如此体贴的态度，也正反映出了他从小受到的良好教养。

席有仁试着设想，倘若换作他自己会怎样做——若有生意伙伴前来，无论对方如何长途劳累，自己恐怕都会立刻与其商谈要事，不告一段落绝不罢休。因为自己缺乏教养，总是急功近利。

席有仁脸上露出苦笑，因为他此刻毫无倦意。虽然年届古稀，他的身体却十分硬朗。只不过是十天的海上航程，对他根本毫无影响。而且，此番航行格外舒适，反而将他从繁忙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此时他甚至觉得体内的活力远比平时更为充沛。

李源良之所以早早离去，一定是为了给席有仁留出时间休息。李源良身材瘦高，显得弱不禁风，想来若是让他乘船航行十天，只怕早已精疲力尽了。然而，以己度人往往是导致错误的根源。如今房间

2 南洋，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

里只剩席有仁一人,不要说上床休息了,他甚至感到浑身上下干劲十足。

不做事心则慌——这便是席有仁的性格。若要说什么浪费,那么对他而言没有比发呆的时间更为浪费的了。那做什么好呢?这时,摆放在房间里的一张气派办公桌映入了他的眼帘。给新加坡的家人发份报平安的电报?不行,李源良已经代劳;安排一下在日本的行程?也不用,早在船上便已考虑好了。

席有仁在南洋经营的业务众多,其中也包括报刊事业。事实上,他正是《南洋日报》的持有人,还经常为这份报纸写些文章。在此次出发之际,编辑主任曾托他写下在日本的见闻,预计以十余回连载的形式刊登,并为他准备了《东瀛游记》这一别致的题目。

想起此事,他在心中暗道——那就写写《东瀛游记》的第一回吧!

一旦做出决定,席有仁便会立即着手,从不磨蹭。他来到办公桌前,拿起了钢笔。

最近几年,我有很多机会旅行。前年,我在美国逗留了约半年,去年则因技术协作的交涉辗转于欧洲各地。今年年初,我应邀远渡中南美洲。如今,我又来到了日本。

无论是谁,初次踏上一片土地时,都会产生难以名状的感慨。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对未知事物的憧憬必然已在胸中发酵,而真正踏上那片土地的瞬间,密封已久的桶盖被突然揭开,一股酸甜的气息同时升腾而起。我曾无数次嗅到这种气息,在柏林的机场,在纽约的码头。而正是这气息将人带入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殊心理状态。今天,在抵达神户港时,我又再次沉浸在了那种状态之中。然而,这一次却不止如此。对我而言,日本当真是一片前所未见的土地吗?

新加坡以及马来亚³的诸位读者，请你们以手扪胸，细细回想。敢问各位，对你们而言，日本真的是一片前所未见的土地吗？的确，各位想必并未亲眼目睹过日本的风物，但你们定在十几年前见过满城皆是日本人。不只是军人，还有执政官、军属、百姓，各种各样的日本人成群结队，在我们的土地上招摇过市。难道不是吗？新加坡也好，马来亚也好，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这里我所指的并非仅是新加坡市被更名为充满日本色彩的“昭南”一事。我们都曾见到，他们将日本带进新加坡。那时我是抗日团体的干部，一直在槟榔屿⁴躲避他们的追捕，整日躲在藏身之处提心吊胆。我当时很怕日本人，做梦都未曾想过有一天会来日本游玩。但如今，日本的河山正展现在我的眼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片土地并非是我从未见过的。相较于纯粹的陌生土地，这里似乎更能激起我格外的热情。

不知不觉间，我已感到眼眶发热。或许有人会提出非难，认为这种表述夸张得让人唾弃。为了让各位能准确理解我情不自禁流下的泪水，我必须在此略作说明。虽是个人私事，本人亦甚感惶恐，但若不作说明，在今后连载时，我所写见闻的背景——换言之——笔者的内心状态就会被厚厚的幕布彻底遮挡。对写文章的人而言，最渴望的大概便是得到读者尽可能多的理解。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对我的个人私事稍作提及。

二十多年前，我事业失败，进退维谷。倘若不得脱困，只怕将就此没落。于是我多方奔走，希望能够摆脱眼前的窘境，却没有一家银行

3 马来亚，马来西亚独立前对马来西亚西部地区的称呼。

4 槟榔屿，位于马来西亚西北部、马六甲海峡北部的岛屿。

肯理睬我。但出乎意料的，上海的H银行向我伸出了援救之手，提供给我超出事业重建所必需的贷款资金。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我原本消沉的内心立马坚定起来，高举得来的这柄利剑，重新杀向事业的战场。

据说，当时H银行的干部一致反对向我融资，只有董事长L氏不顾众人反对，断然决定向我提供援助。L氏那时刚成为董事长，也很年轻。或许有些僭越，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确很有伯乐之能，因为我没过多久便将贷款悉数还清了。那时我给L氏写了一封信，其中附有事业重建方案，L氏在避暑地看了一遍后，当即就作出了融资的承诺。可以说，他一眼便看出了我对事业的无比热忱。

当时，我在心底发誓，终生决不忘L氏的大恩。我一头埋入事业之中，虽然贷款已经还清，但我要获得更高的成就给L氏看，这是我的心愿。不幸的是，战争爆发，这一夙愿终究化为泡影。然而，在我事业复兴期间，正在海外视察旅行的L氏不断来信激励我，我也给他写去回信，表达了自己不甘做吴下阿蒙的决心。由于战争，我们的书信往来暂时中断。更令人难过的是，L氏的银行不幸倒闭了。后来我才得知，他在日本的神户。

而正是这个L氏，今天亲自来神户的码头迎接了我！

席有仁放下钢笔，望向窗外。湛蓝的天空中悠然飘荡着两三朵薄云，令他忆起了南洋天空的颜色。在他出发时，新加坡的天空呈现出一种仿佛用牛奶稀释过的蔚蓝色。

片刻之后，他重新拿起钢笔，继续写道——

L氏的帽子上插着一朵黄色的小假花。他主动伸出手向我走来，

开口说道……

※

同样在神户市内,还有一个人的思绪也飘向了南洋。只不过,那人心里想的并非天空,而是更低的地方——某处地下,以及周围的标记。

市议员吉田庄造抱着胳膊,双眼紧闭。他的一张红脸看起来精力旺盛,颧骨附近还泛着黯淡的光泽。

吉田的侄子田村良作此时正端端正正地坐在叔父面前。他偷偷地瞥了叔父一眼,却猜不透他的心思,不禁感到坐立不安。自从从东京来到这边,他一直装作老老实实。眼下,他只能仰仗这位叔父,故而努力抓住一切机会来迎合对方。他会配合叔父的心情,采取相应的态度。在这方面,他还是颇为自信的。

但即便如此,倘若无法摸清对方的心理状态,终究无计可施。吉田庄造此刻看似精神恍惚,田村心想他或许正在思考什么对策。

关于叔父的工作性质,田村渐渐地也开始有所了解,毕竟他来这里已有一个月了。

吉田庄造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坦白来说,便是在工商业者和政府机关之间斡旋,从前者手中敛取酬谢金。而且,他并不直接经手所敛钱财。吉田庄造是一个格外谨慎的人,所有这些钱都会通过专属的秘密渠道洗白。不过,他最近觉得有必要对部分洗钱人员进行更换,田村似乎便已被提拔为新的一员。

叔父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不知他是在思考对策还是心情不悦。若是后者,原因恐怕便在于《中央报》今早的报道。那篇报道的标题

是“与工商业者的孽缘”，虽然并未指名道姓，内容中却写有“某有权有势的市议员……”显然是在暗指吉田。

“今早报纸上的那篇报道……”田村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想来看看，还是徐铭义那老头儿较为可疑。”

吉田庄造微微睁开双眼，开口喝道：“混账！他可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守口如瓶的人。”

既然如此，那又为何要剥夺他洗钱人员的资格呢？不过很快，田村的这一疑问便告消解。

吉田有点恍惚地说道：“只不过，他有些不知变通，算是白玉微瑕。”

说到变通，田村对自己相当有信心。他以前一直变通得太过离谱。年到四十的他经历过无数失败，而究其原因，其一是酒，其二在于女人，其三便应该是变通过度。

吉田庄造再次闭上双眼，想着埋在地下的铁盒，不知是否已经锈蚀破裂？不过，纵然有所损坏，也不会伤及里面的东西。

然而，他的思绪并未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多做停留，他是一个现实的人。吉田庄造睁开双眼，瞥向桌上的一张纸片，上面罗列着一串数字。

“还有没处理完的？”

“还有四十多万日元。”田村立即答道。

“四十多万？”吉田有点儿不快，“太不小心了。”

“总之我会在近期全部处理干净。”

“处理完记得将以前的账簿收回。那人虽然嘴巴很牢，但手中握着可疑之物，也可能会出意外，还是小心为上。”

“明白。”说完，田村轻声吹起了口哨。

吉田庄造不禁皱起眉头。虽然田村已尽力装出叔父喜欢的态度，但人的恶习却是很难改变的。

※

一位满头银发、身材瘦高的绅士走出 S 酒店，仰头望向天空。阳光中还残留着对晚秋的留恋。这位老绅士——五兴公司的李社长继而左右张望，像是在寻找计程车，却连影子也没看到，只好迈步前行。

天气无比晴朗，就这样步行回事务所也不错。

当行至东亚大街(Tor Road)时，他与两名男子擦肩而过。那是两个衣着邋遢的男人，其中一人头缠绷带、面戴口罩、弯腰曲背，无疑是个老人，但恐怕实际年龄并没有外表那么老；另一人身材矮小、略微跛脚，额上有道小小的伤疤，且目光混浊，看起来毫无生气，年龄在五十左右。

双方刚一错过，头缠绷带的男人便回过头来。他摘下口罩，开口唤道：“这不是李先生吗？”

银发绅士面带疑惑，久久凝视着对方的脸。

“啊，你是……”他似乎终于想起了对方的脸，却又说不出名字，“你是会计……兴祥隆银行的会计……”

“没错，是我，徐铭义，曾经当会计的。”头缠绷带的男人说道。

“对对，我们多少年没见了？”

“都二十多年了。”

“有那么久吗？”

“您的头发可都白了一大半儿啦！”头缠绷带的男人说道。

“的确。”老绅士摸了摸头，“不过，没想到你竟在神户……”

徐铭义解释道，他离开银行后便立刻来了日本，历经千辛万苦，如今终于拥有了一幢公寓，好歹能够维持生计……

“我已将公寓交给他管理，他是日本人。”

同行的矮小男人脸色阴沉地盯着电线杆上的宣传画，并未意识到自己成了二人交谈的话题，不过这两位旧相识一直是在用中文交谈，也难怪。

“我已尽了最大努力，可银行还是在战后倒闭了。”当提及银行时，银发绅士似乎仍很伤感。

接着，他扼要地讲述了自身的一些境遇，如今他在做生意，来这边也才半年左右，现住在山本大街的公寓，最近正打算另寻租处……

“有空去我那儿玩吧，虽然地方有些小。”

“一进那条巷子就是我的住所。”头缠绷带的老人也向对方告知了自己的住址，他就住在属于自己的那栋公寓里。

“有空我会去的。”五兴公司的社长说道。

随后，二人便郑重地握手道别。

五兴公司处在海岸大街东南大楼的二楼。李社长沿着东亚大街，朝着海岸大街的方向径直走去。

东南大楼共有六层，建于战前，相比近期在周围林立起来的新建筑而言，难免给人一种人老珠黄之感。大楼的持有者——东南汽船公司占据了整个一楼，自二楼以上都是外租事务所，多为外贸商社、保险公司、船运企业等，也有几家外国公司，但只有二楼的五兴公司是中国企业。

身形瘦削的李社长登上略显昏暗的楼梯，身影消失在了二零八号房间。